

不是摆噱头,在上世纪物质匮乏的六七十年代,在我们这个盛产棉花的江南小镇上,作为惟一一个国营棉花加工厂,我们厂子的食堂与镇上机关、医院、学校和其他企业的食堂比起来,明显是姚明与潘长江比高低。这长一大截的依仗,并不是我们厂子拥有多大权力,而是天生有一个特殊的副产品——杂质。

杂质者即棉花加工后留下的棉籽壳、剩绒和数以亿计的棉蚜虫的总称。棉籽壳和剩绒既是生火烧饭上的燃料,氤氲烂烂又是强劲的基肥,而状如“米胖”通体肉红的棉蚜虫,更是饲养养鸭的最佳饲料。凭了这几乎全身是宝的杂质,食品厂、豆制品店的猪肉、豆制品,粮管所的面粉和油,不用凭票便时不时地补充到我们食堂的餐桌。而附近生产队、农场的新鲜果蔬、鸡蛋鸭蛋更往往往是半买半送的。物美价廉且花色繁多的饭菜,是我们厂子食堂令无数人“羡慕妒忌恨”的金字招牌。也因此,即使那些平常不在厂子住宿和就餐的

天下食堂

陈荣力

职工,中午或傍晚回家,一手拎两壶热水,一手端一碗食堂打的小菜,踉踉跄跄地一步晃三晃,无师自通地成为我们厂子职工(包括我们这些从小在厂子里吃饭打菜、习惯地把父母工作的厂子称为我们厂子的职工子弟),招摇过市的标准架式。

有道是民以食为天,而食堂的这升天,作为集体用餐的一个惯常场所,与分散的家庭用餐虽然实质都是一个吃,但其独有的形制、状态以及其功能和魅力,在吃过食堂饭者的经历和心目中刻烙的滋味、感受和印记,怕是百姿千态,非一言能道尽的。围绕食堂,更确切地说围绕食堂的饭菜生发的种种故事、轶闻、美谈抑或纠结,亦仿如那花色繁多的饭菜,不乏色香味,亦具酸甜苦辣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,我工作的一个乡村供销社共10个人,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,尤其是食堂办得挺有滋味。这滋味不在于食堂的饭菜,而是隔三差五会有下午那一顿“点心”。我们食堂的炊事员许师傅不像一般乡村医院、

老家在一间半茅屋之后,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有了三上三下之楼。门前,有用乡下河间割下的芦苇搭建的一个小院。这种小院,现在在浦东叫美丽庭院,也叫“小三院”。浦东大地,农村乡野,是一个美丽的大花园了。

老家栽种落苏(茄子)、玉米、番茄,还有几棵野生桃树的小院,已经拆迁。退休后想有个小院,几乎是不可能了。女儿一直说我没本事,不在市区里购置一套房。其实,我从农村出来,在城里有个居所也满足了。最主要的是想有个小院。

在小院,静守流年

陈连官

信用社、供销社的炊事员,大多找一个农村大妈、大嫂,许师傅原是镇上一家饭店的面食师傅。凭了这一路手艺,往往下午三点来钟,大家正饥肠辘辘、神衰力疲之时,一声余音绕梁的“肉包子来啦!”让整个店堂都如打了鸡血。那肉包子馅多、皮薄不说,咬一口鲜香浓腻的汁液更是满嘴喷射。许师傅有一个保留节目,每当有员工调动,他都会做一顿品种丰富的面食,搞个饯行宴。那年我被调到个海边的渔村供销社工作时,许师傅搞的那个饯行宴,可谓极尽面食制作之能事。除了肉包、花卷、糖馒头外,还专门炸了油条,而最后端上来的那碗手工汤面,更吃得我大汗淋漓、涕泗交流。当然这汤酒既有为美食所沉醉,也有为情感所沦陷。用许师傅的话说,大家难得同事一场,分开了吃顿面食,也是情意绵绵留个念想。

都说人生两大得意穿华服、吃美食,而相比穿在身上的华服,吃进嘴里的美食,毫无疑问更会留下深刻的印记。这既如张爱玲所言“女人走进男人心

不可能的事,便成了梦想。有梦在今天一起筑成了中国梦,想在这个小院子里,写透人生,看透烟云。

我自建自有的这个独立小院,不会存在了,便想,余生里,夫妻俩用退休工资去租个小院。妻住惯了城里,不愿,梦想,也就成了空想,臆想。但我是实实在在想要这个小院的,很想很想。我不想小院里繁花满园,只想小院里,有我夕阳西下时的余影。只要有可能,我想要这个小院。我们一起翻阅我们曾经的书写,一起看尽落花艳尽。

样的双簧,也使我们明白一个道理,所谓食不厌精,脍不厌细,只能是填饱肚子后才会有的讲究。而回视以往抑或注目当下,一些差强人意,包括就餐者意见、牢骚满腹的食堂之所以仍能生生不息,系住底裤的那根带子,恐怕也是首先得混个饱。

其实食堂办得好与差,产生的效应真的不仅只是物质层面的。仍旧回到我们厂子。因为是棉花加工厂,或加工过程中机器火星的引燃,或谁不小心丢了个烟蒂,我们厂子每年都会有一两场大小不一的火警。那年冬天的一场火警真的让人慌了,整个剥绒车间都是一片红。惊恐之中大家谁都不敢上前一步。不知谁喊了一声:为了食堂的肉包子、炒排骨、绿豆汤,冲啊!一语惊醒梦中人,职工们有的淋一桶水浇湿全身,有的裹一条湿被巾,争先恐后往火场冲……

民以食为天,得民心者得天下,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一家企业也好、一个机关也罢,若得到了食堂,离得“天下”怕也不远了。

杨总与我约在星巴克烘焙中心碰头。他带来几袋蝴蝶酥给我品尝品尝。我知道他经营的“鹅好”(卖卤鹅的),就在国际饭店旁边,便脱口而出:“国际饭店的吧?”他说,不,是他与新锦江旗下一家公司合作的产品,销售不错,投资回报率极高。

小小蝴蝶酥,竟有那么高的收益,实在出乎我的意料。蝴蝶酥,此间负责外宣的人把它径直翻译为 Butterfly Cracker,意思是蝴蝶薄饼。那么,外国人如果看到 Butterfly Cracker 字样,能否对应中国人心目中的蝴蝶酥呢?大概不会!法国人称之为 Palmier(葡果棕榈),德国人称之为 Schweineohren(猪耳朵),其他还有叫“眼睛”的呢。虽然比不上中国的雅驯,但人家在想象力上毕竟也够丰富。好比人死后,在中国往往往化成仙、化成龙、化成蝶,在外国没准儿则变成吸血鬼、变成僵尸、变成幽灵。中西在思维方式上确实有点差别,路数颇为不同,乃至影响到了对一种薄饼的刻画。

“蝴蝶酥”,听上去很很有中国民族风味,但实际上是西凤东渐的产物。它究竟是法国人还是奥地利人的发明,存在争议。这款只在20世纪早期出现的糕点,没过多长时间居然不可考了,真是奇怪得很。

把“蝴蝶酥”定义为蝴蝶薄饼是有道理的。其关键词是:蝴蝶,薄,饼。不强调这些,“蝴蝶”的谱系就会大乱。比如“京八件”中的蝴蝶卷子,想象中应该是“蝴蝶酥”之流亚,其实它只是蝴蝶形状嵌油酥的饽饽(馒头)。中国古代,把点心或饼干做成蝴蝶状的不在少数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我去兰州探亲,有一天正好碰到开斋节,当地的回族同胞烘焙了许多精美的点心分享给邻居,其中就有十分漂亮的“蝴蝶”饼干,令我印象深刻。

但无论是蝴蝶状饽饽还是蝴蝶状饼干,它们与蝴蝶酥最大的区别,就在于有没有或多大程度地采用起酥工艺。这才是蝴蝶酥的“酥”之真义。所谓起酥,是指用水油面团作皮,包入油酥后,经擀、卷、叠、切等形成层层相隔的酥皮面团。一只品质得了的蝴蝶酥,经过烘烤,能够得到512层的酥皮!也就是说至少要开多少次方地擀面、对折,才能达到这个效果。

事实上,即使号称标准的蝴蝶酥也让人各有好所。有的表面上看有点“泡芙”模样,有的足有大饼那么厚,有的松而不脆,有的缺一点硬块,有的“涟漪”欠多,有的七撬八裂,有的小如人耳……这些都不能令我满足。用齿轻轻一磕或用手轻轻一掰,几个建制的酥皮随之下落,连带一些窸窣窣的碎屑但又不天女散花。奶香、微甜、硬块、完整并且带一点点烘焙过头的焦褐色,最得吾心。非常抗拒的是那种表皮颜色近于伊丽莎白瓜的蝴蝶酥,它让我产生烘焙当中突然断电,于是点心师慌慌张张出炉就拿卖大的错觉。

蝴蝶酥

西城



为“青春社区”喝彩

徐亚斌

讲到社区管理,在人们的传统思维中,立马会跳出这样的画面:几个大叔、大妈,戴着红袖章,在小区里巡视,检查安全;也会想到一群穿着绿马甲的大叔、大妈,在小区一隅拔除杂草、大搞卫生;如果要庆祝什么重大节日,还会看到叔叔、阿姨们在紧张地排歌舞、唱戏曲。社区的自我管理、文体活动,都是中、老年人在一线活跃,却难见青年人的身影。

然而,近来此类情形却在悄然发生着变化。随着社会的发展,许多青年人纷纷选择离家而独立谋生,他们自己置业安家,于是就出现了一种纯粹由年轻人组成的新型社区,被称之为“青春社区”。既为社区居民,无疑也就成了社区的主人。社区的活动、社区的自我管理等等,主人自然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。

于是,如何构建“青春社区”的探索与思考就成了社区管理的当务之急,不少地方在这方面进行着探索和思考,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,他们积极探索青年投身基层社会治理与社区服务工作,努力搭建社区工作平台,一批青年人得到了成长,不少青年自治项目和青年自治组织,在社区这个大平台得到发育壮大。

这些已有的探索给了我们启示:“青春社区”的建设,需要社区党组织的引领,也要发挥社区团组织的主导作用,由团组织去广泛联系、动员社区青年的积极参与,还要发展一批青年骨干,构建一套组织机构,建设一批理想阵地、打造一批活动项目。让我们为方兴未艾的“青春社区”建设喝彩。



老妇聊发少年狂!这个六一儿童节,和年轻人在淀山湖玩皮划艇。

我第一次亲近皮划艇,很新鲜,一身装备掺在年轻人当中听小武教练讲要领。

小武首先指导我们摆弄双叶桨。这铝质的桨杆两米长,握在手上就像抱着关公使的青龙偃月刀。好在材质不算重,能双手举桨杆在头顶上,这样我们就知道了合适的握点。

下水的是硬壳皮划艇,有三米长,敞开式的两人座。

我顺利坐上皮划艇,同伴是身材高大的小伙子小孟。小孟会玩水,曾在新西兰峡湾浪遏飞舟,所以有小孟作伴,我心里安定了许多。

初,坐前面的我把桨平放在艇上,小孟在后面划桨,皮划艇悠悠地向后。此举是好心的

小孟让我先适应水况,离开口岸十米远我好像不怵水了。接着我们前后座举起双叶桨左右划,皮划艇有点像箭一样飞出去,水面青青水深处水腥味,到了湖当中茫茫一片水,我有些害怕,于是小孟配合着向左划、向右划,向前方口岸航行。此时

开始,配合着小孟和其他队友打水仗。目的是让对手“湿身”,于是年轻人的各种战术表情应有尽有,“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”!哈哈。

见湖中心左一超大铁质作业船泊着,我们竟不约而同划皮艇绕大船一圈。这种很有仪式感的荡舟“接龙”十分有趣。

也许我算有点运动小窍门,近一个多小时的“左挥右划”我凭借腰部使劲倒也没有手酸体乏,我看小孟更是意犹未尽。想起这个年轻人对我的关照还有他说起过的新西兰豪迈,我想让年轻人独自尽兴效果会更好,于是就说服小孟送我上岸。

在斜阳挥洒的湖上,年轻的小孟如蛟龙穿梭水面:在婀娜的大柳树身下,我惬意地欣赏着湖上好风光,心里的美,就像一首歌里夸张的唱:你看那白发的婆婆,挺起了腰杆也像十七八……

玩嗨皮划艇

许德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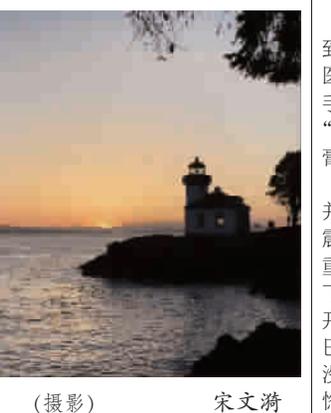
我们团队12艘皮划艇正好集中在离岸20米开外的水面上,小武教练适时地指导全体“拗造型”拍水上集体照。前座位的统一把桨搭在相邻的两艘皮划艇,一下子就围成了“铁甲连环”的阵势威武雄壮;各艇后座站立像勇士一般。机灵的小武操纵皮划艇在阵前为我们拍照。看照片上的我英姿飒爽,很有点“弄潮儿向涛头立,手把红旗旗不湿”的架势,我一下子豪情四溢。拍照结束游戏

开始,配合着小孟和其他队友打水仗。目的是让对手“湿身”,于是年轻人的各种战术表情应有尽有,“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”!哈哈。

见湖中心左一超大铁质作业船泊着,我们竟不约而同划皮艇绕大船一圈。这种很有仪式感的荡舟“接龙”十分有趣。

也许我算有点运动小窍门,近一个多小时的“左挥右划”我凭借腰部使劲倒也没有手酸体乏,我看小孟更是意犹未尽。想起这个年轻人对我的关照还有他说起过的新西兰豪迈,我想让年轻人独自尽兴效果会更好,于是就说服小孟送我上岸。

在斜阳挥洒的湖上,年轻的小孟如蛟龙穿梭水面:在婀娜的大柳树身下,我惬意地欣赏着湖上好风光,心里的美,就像一首歌里夸张的唱:你看那白发的婆婆,挺起了腰杆也像十七八……



大美夕阳 (摄影) 宋文漪

七夕会

七夕会,配合着小孟和其他队友打水仗。目的是让对手“湿身”,于是年轻人的各种战术表情应有尽有,“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”!哈哈。

也许我算有点运动小窍门,近一个多小时的“左挥右划”我凭借腰部使劲倒也没有手酸体乏,我看小孟更是意犹未尽。想起这个年轻人对我的关照还有他说起过的新西兰豪迈,我想让年轻人独自尽兴效果会更好,于是就说服小孟送我上岸。

在斜阳挥洒的湖上,年轻的小孟如蛟龙穿梭水面:在婀娜的大柳树身下,我惬意地欣赏着湖上好风光,心里的美,就像一首歌里夸张的唱:你看那白发的婆婆,挺起了腰杆也像十七八……

一天下午,阳光明媚,我把出租车开到优美的 domain 区,在旁边的悉尼眼科医院门口,一个肥硕的中年男人向我招手。他很胖,胖得要把一个“胖”字豁成“月半”。要命的是他的右眼还戴着狗皮膏药状的墨色眼罩,像个加勒比海盜。

我开了过去,他乐哈哈地上了车,脸并不凶险。他坐在了我边上,车子受压一震、一斜……他冲我一笑,好像是为他的重量表示歉意。但接下来的动作却让我一下子进入恐怖小说:他把右眼上的眼罩扒开,拉移到左眼上,然后睁开右眼朝我眨了眨。这个要吓死人的。昨天晚上我没睡好,人本来就有点脆弱,有点恍惚惚,感觉他是把左眼珠掏出来安到了右眼上……

他可能料到我会惊恐,所以马上就说:“对不起,对不起。”一个硕大的独眼龙对你低头赔礼,就一下子变得好笑起来。我说:“参加化妆舞会了?”他愣了一下,接着说:“哦,眼科医院不办化妆舞会,都是瞧不清楚的人,化不化妆都一样‘花’。”凭我的经验,这样的人喜欢开玩笑,也开得起玩笑,于是我就笑着说:“请告诉你的故事,不然你蒙着眼,我就蒙上两个眼开车,开到哪里是哪里。”他咧嘴一笑,因两腿为肥肉撑满,笑容难以“化”

他的眼球结晶体出了毛病,要手术医治。医生告诉他,手术目标要么两眼都是近视,要么两眼都是远视;即要么戴近视眼镜,要么戴远视眼镜。

“我选择戴远视眼镜。我这么胖,路也走不动,要看那么远干什么。但心想,如果一个眼近视、一个眼远视,就什么眼镜都不要戴了。当然我知道这个行不通。”隔了几天,他就去做了手术;又隔了

一天,医生替他拆开蒙眼纱布,这时,奇迹发生了:他看到了一个四维甚至五维空间——左、右分割成两界,远、近重叠成一体。原来医生鬼使神差地把他的左眼弄成近视、右眼弄成远视。所以他上车后,需把左眼遮住,睁开右眼才能看清我。

还有这种乱七八糟的事?禁不住作起了哲学感叹:大自然的鬼斧神工,有时不如眼科医生的轻轻一错。

他费力地把头转向我,又作了个海豚嘴的笑:“那个瞬间,我突然懂了毕加索的画,他一定有我相同的毛病。”我禁不住哈哈大笑。他说:“今天来复诊,下周再做手术。”我同情地问:“第二次手术会有后遗症吗?”他豁达地说:“管他呢。手术不成功,我就去画画。睁开远视眼,我画超现实主义的照片;睁开近视眼,我画抽象主义的线条画;两眼都睁开,任何时候都是一幅印象画或毕加索的立体画:三只眼睛看世界。”

精彩的演说!看他这么胖,一定是个毫无节制、找死般地大吃大喝的人;本来就不怕心脏病、糖尿病,当然也就不怕“立体眼”。

临下车时,他说:“医生说,手术后一周内不能搬重物。我和老婆说,一个月不能搬重物,嘻嘻……”一边把眼罩又拉移到了右眼上。我见证了

一个把事故变成故事的实例。他既能无节制地把自己吃成“月半”,他充沛的胃酸就能无限制地化解生活中种种防不胜防的意外。俗话说“心宽体胖”或许既是演绎推理,又是归纳推理。到了食物丰盛的今天,颠倒成“体胖心宽”或更加精确。

一个放浪、溺欲的人,于人不体面;于己则无缺憾。

阴阳眼

张立雄

张立雄

